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廣弘明集卷十四 五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張曽炳

謄録監生臣李金玉

廣弘明集卷十四

唐 釋道宣 撰

內德論

李師政

若夫十力調御運法舟於苦海三乘汲引坦夷途於火宅勸善進德之廣七經所不逮戒惡防患之深九流莫之比但窮神知化其旨宏大而可警去惑絕塵厥軌清邈而難蹈華夷士庶朝野丈儒各附所安鮮味斯道自

非研精以考眞妄沈思而察苦空無以立匪石之信根去若網之疑蓋遠則淨名妙德弘道勝而服勤近則天親龍樹悟理眞而敦悅羅什道安之篤學究玄宗而益敬僧叡慧遠之歸信迄皓首而彌堅邁士安之淫書甚宣尼之翫易千金未足驚其視八音不能改其聽聞之博而樂愈深思之深而信彌篤皆欲罷而不能則其非安也必矣哉我皇誕膺天命弘濟區宇覆等蒼旻載均厚地掃氛祲清八表救塗炭寧兆民五教敬敷九功惟

序總萬古之徽猷改百王之餘弊摉羅庶善崇三寳以津梁芟夷羣惡屏四部之稊莠遵付囑之遺旨弘紹隆之要術功德崇髙昊天罔喻但搢紳之士祖述多途各師所學異論鋒起或謂三王無佛而年永二石有僧而政虐損化由於奉佛益國在於廢僧茍明偏見未申通理博考興亡足證浮偽何則亡秦者胡亥時無佛而土崩興佛者漢明世有僧而國治周除佛寺而天元之祚未永隋弘釋教而開皇之令無虗盛衰由布政治亂在

庶官歸咎佛僧寔非通論且佛唯弘善不長惡於臣民戒本防非何損害于家國若人人守善家家奉戒則刑罰何得而廣禍亂無由而作騏驥雖駿不秉無以致遠藥石徒豐未餌焉能愈疾項籍喪師非范增之無筭石氏興虐豈浮圖之不仁但為違之而暴亂未有遵之而凶虐由此觀之亦足明矣復有謂正覺為妖神比淨施於淫祀訾而謗之無所不至聖朝勸善立伽藍以崇福迷民起謗反功德以為疣此深訕上非徒毀佛愚竊撫

心而太息所以發憤而含毫者也忝賴皇恩預霑法雨

切磋所惑積稔於茲信隨聞起疑因解滅昔嘗苟訾而

不信今則篤信而無毀近推諸已廣以量人凡百輕毀

而弗欽皆為討論之未究若令探賾索隱功齊於澄什

必皆深信篤敬志均於名僧矣師政學匪鉤深識不臻

妙少有所聞徹去其惑謹課庸短著論三篇辨惑第一

明邪正之通蔽通命第二辨殃慶之倚伏空有第三破

斷常之執見覈之以羣言考之以衆善上顯聖朝之淨

福下折淫祀之虚誹徒有斯意豈乏其才屬詞鄙陋援證庸淺雖竭愚勤何宣聖德庶同病而未愈者聞淺譬而深悟也如蕃籬之卉或蠲疾於腹心藜藋之餐儻救餧於溝壑若金丹在目玉饌盈案顧瞻菲薄良足陋矣

辨惑一凡十條

有辨聰書生謂忠正君子曰蓋聞釋迦生於天竺修多出自西胡名號無傳於周孔功德靡稱於典謨豈是遠夷所尊敬非中夏之師儒逮攝摩騰之入漢及康僧會之

遊吳顯舍利於南國起招提於東都自茲厥後乃尚浮圖沙門盛洙泗之衆精舍麗王侯之居既營之於爽塏又資之以膏腴擢修幢而曜日擬甲第而當衢王公大人助之以金帛農商富族施之以田廬其福利之焉在何尊崇之有餘也未若銷像而絕鎔鑄貨泉可以無費毀經以禁繕寫筆紙不為之貴廢僧以從編戶益黍稷之餘稅壞塔以補不足廣賑恤之仁惠欲詣闕而効愚忠上書而獻斯計竊謂可以益國而利民矣吾子以為

何如乎忠正君子曰是何言之過與非忠孝之道也夫忠臣奉國願受福之無疆孝子安親務防災於未兆聞多福之因緣求之如不及覩速禍之萌柢避之若探湯國重天地之祈祈於福也家避陰陽之忌忌於禍也福疑從取禍疑從去人之情也忠之道焉子乃去人之所謂福取人之所謂殃豈忠臣奉國之計非孝子安親之方觀匹夫之自愛尚不反醫而違卜况忠臣之愛君如何勸殃而阻福乎何異採藥物以薦君而取農岐之所

忌求醫術以奉親而反和鵲之深致彼勸取忌而用毒良非重愼之至意施諸已而猶懼矣矧敢安於所天乎若夫廢宗廟之粢盛供子孫之魚肉毀烝嘗之黻冕充僕妾之衣服苟求恵下之恩不崇安上之福恨養親之費饍思廢養以潤屋如此者可謂忠乎可謂孝乎且夫周棄弘播殖之教遂配稷以長尊句龍立水土之功亦為社而恒敬坊墉小益尚忝八蜡之祭林澤微靈猶行一獻之祀況夫三達無礙之智百神無以儔十力無等

之尊千聖莫能匹萬惑盡矣萬德備矣梵天仰焉帝釋師焉道濟四生化通三界拔生死於輪迴示涅槃之常樂身光赫奕奪朗日之流暉形相端嚴具聖人之奇表微妙玄通周孔未足擬議博施兼濟堯舜其猶病諸等慈而無棄物可不謂之仁乎具智而有妙覺可不謂之聖乎夫體仁聖之德者豈為譎誑之説哉靜而思之蔑不信矣至如立寺功深於巨海度僧福重於高嶽法王之所明言開士之所篤信若興之者增慶益國不亦大

乎敬之者生善利民不亦廣乎或小損而大益豈非國之所宜崇乎或小益而大損豈非民之所當避乎法眼明了覩福報之無量金口信實説咎因之不朽凡百士民皆非目見縱未能信其必爾亦何以知其不然哉冥昧不可以意決深遠惟當以聖證豈不冀崇之福資於君父畏毀之累及於家國乎臣無斯慎於其君非忠臣也子無此慮於其親非孝子也子欲苟遂媢嫉之褊心不弘忠慎之深慮阻祈福之大緣毀安上之善業乃取

咎之道也豈盡忠之義哉余昔篤志於儒林又措心於文苑頗同吾子之言論良由聞法之遲晚賴指南以去惑幸失途之未遠每省過而責躬則臨餐而忘飯予若博考而深計亦將悔迷而知返矣竊聞有太史令傅君者又甚余曩日之惑焉內自省於昔迷則十同其五矣請辨傅君之惑言以釋吾子之邪執傅謂佛法本出於西胡不應奉之於中國余昔同此惑焉今則悟其不然矣夫由余出自西戎輔秦穆以開霸業日磾生於北狄

侍漢武而除危害臣旣有之師亦宜爾何必取其同俗而捨於異方乎師以道大爲尊無論於彼此法以善高爲勝不計於遐邇若夫尚仁爲美去欲稱高戒積惡之餘殃勸爲善以邀福百家之所同七經無以易但褊淺而未深至齷齪而不周廣其恕己及物孰與佛之弘乎其覩末知本孰與佛之遠乎其勸善懲惡孰與佛之廣乎其明空析有孰與佛之深乎由此觀之其道妙矣聖人之德何以加焉豈得以生於異域而賤其道出於遠

方而棄其寶夫絶羣之駿非惟中邑之產曠世之珍不必諸華之物漢求西域之名馬魏收南海之明珠貢犀象之牙角採翡翠之毛羽物生遠域尚於此而為珍道出遐方獨奈何而可棄若藥物出於戎夷禁呪起於胡越苟可以蠲邪而去疾豈以遠來而不用之哉夫滅三毒以證無為其蠲邪也大矣除八苦而致常樂其去疾也深矣何得拘夷夏而計親踈乎況百億日月之下三千世界之内則中在於彼域不在於此方矣右辯佛出西胡

傳謂詩書所未言以為修多不足尚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其不然矣夫天文歴象之秘輿地理山川之卓詭經脉孔穴之謫候鍼藥符呪之方術詩書有所不載周孔未之明言然考之吉凶而有徵矣察其行用而多效矣且又周孔未言之物蠢蠢無窮詩書不載之法茫茫何限信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何得拘六經之局教而背三乘之通旨哉夫能事未興於上古聖人開務於後世故棟宇易層巢之居文字代結繩之制飲血茹毛之

饌則先用而未珍火化粒食之功雖後作而非獘彼用捨之先後非理敎之蔽通豈得以詩書早播而特隆修多晚至而當替人有㓜噉藜藿長餘粱肉少為布衣老遇侯服豈得以藜藿先獲謂勝粱肉之味侯服晚遇不如布衣之貴乎萬物有遷三寶常住寂然不動感而皆遇化身示隱顯之迹法體絶興亡之數非初誕於王宫不長逝於雙樹何得論生滅於赴感計脩促於來去乎

右辯周孔不言

傅氏譽老子而毀釋迦譏道書而非佛教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其不然也夫釋老之為教體一而不二矣同蠲有欲之累俱顯無為之宗老氏明而未融釋典言臻其極道若果是佛固同是而無非佛若果非道亦可非而無是理非矛盾之異人懷向背之殊既同衆狙之喜怒又似葉公之愛畏至如柱下道德之旨漆園內外之篇雅奧而難加清高而可尚竊常讀之無間然矣豈以信奉釋典而苟訾之哉抑又論之夫生死無窮之緣報

應不朽之旨釋氏之所剏明黄老未之言及不知今之道書何因類於佛典論三世以勸戒出九流之軌躅若目覩而言之則同佛而等其照若耳聞而放之則師佛而遵其說同照則同不當非於師則師不可毁謍道而非佛何謬之甚哉右辨毁佛謍道

傳云佛是妖魅之氣寺為淫邪之祀此其未思之言也妖惟作孽豈弘十善之化魅必憑邪寧與八正之道妖猶畏狗魅亦懼猫何以降帝釋之高心摧天魔之巨力

又如圖澄羅什之侶道安慧遠之儔高德高名非狂非醉豈容捨愛辭榮求魑魅之邪道勤身苦節事魍魎之妖神又自昔東漢至我大唐代代而禁妖言處處而斷淫祀豈容捨其財力放其士民營魑魅之堂塔入魍魎之徒衆又有宰輔冠蓋人倫羽儀王導庾亮之徒戴逵許詢之輩置情天人之際抗迹煙霞之表並稟教而歸依皆厝心以崇信豈容尊妖奉魅以自屈乎良由覩妙知真使之然耳又傅氏之先毅字武仲高才碩學世號

通人辨顯宗之祥夢諡金人之冥感釋道東被窾有功焉竊揆傅令之才識未可齊於武仲也何為毀佛謗法與其先之反乎吳尚書令闞澤對吳主孫權曰孔老二家比方佛法優劣遠矣何以言之孔老設教法天以制不敢違天諸佛說教諸天奉而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愚謂闞子斯論知優劣之一隅矣凡百君子可不思其言乎夫大士高僧觀於理也深矣明主賢臣謀於國也忠矣而歷代寶之以為大訓何哉知其窮理

盡性道莫之加故也傅氏覩不深於名僧思未精於前哲獨師心而背法輕絕福而興咎何其為國謀而不忠乎為身慮而不遠乎大覺窮神而知化深勸思患而預防惟百齡之易盡嗟五福其難常命川流而電逝業地久而天長三塗極迍而杳杳四流無際而茫茫憑法舟而利濟藉信翮以高翔宜轉咎而為福何罔念而作狂也右辨比佛妖魅

傅云趙時梁時皆有僧反況今天下僧尼二十萬衆此

又不思之言也若以昔有反僧而廢今之法衆豈得以古有叛臣而棄今之多士隣有逆兒而逐巳之順子昔有亂民而不養今之黎庶乎夫普天之下出家之衆非雲集於一邑寔星分於九土攝之以州縣限之以關河無徼察之威權有憲章之禁約縱令五三凶險一二闡提既無緣以烏合亦何憂於蟻聚且又沙門入道豈懐亡命之謀女子出家寧求帶鉀之用何乃混計僧尼之數雷同梟獍之黨構虛以亂真蔽善而稱惡君子有三

畏豈當如是乎夫靑衿有罪非關尼父之失皁服爲非豈是釋尊之咎僧干朝憲尼犯俗刑譬誦律而穿窬如讀禮而驕倨但以人禀頑嚚之性而不遷於善非是經開逆亂之源而令染於惡人不皆賢法實盡善何得因怒惡而及善以咎人而棄法夫口談夷惠而身行桀跖耳聽詩禮而心存邪僻夏殷已降何代無之豈得怒跖而尤夷惠疾邪而廢詩禮然則人有可誅之罪法無可廢之過但應禁非以弘法不可以人而賤道竊篤信於

妙法不茍黨於沙門至於耘秭稗以殖嘉苗肅奸回以清大教所深願矣右辨昔有反僧

傳云道人土梟驢騾四色皆是貪逆之惡種此又不思之言也夫以捨俗修道故稱道人學道離貪何名貪逆若云貪菩提道逆生死流則傳子與言未達斯旨觀沙門之律行也行人所不能行止人所不能止具諸釋典可得而究蠕動之物猶不加害況為梟獍之事乎嫁娶之禮尚捨不為況為禽獸之行乎何乃引離欲之上人

足聚麀之下物校有道之賢俊比無知之驢騾毀大慈之善衆婬不祥之惡鳥謂道人為逆種以梵行比獸心害善一何甚乎反白為黑類如此乎右辨比僧土梟

余昔每引孝經之不毀傷以譏沙門之去鬚髪謂其反先王之道失忠孝之義今則悟其不然矣若夫事君親而盡節雖殺身而稱仁虧忠孝而偷存徒全膚而非義論美見危而致命禮防臨難而苟免何得一槩而訶毀傷雷同而顧膚髪割股納肝傷則甚矣剃鬚落髪毀乃

徼焉立忠不顧其命論者莫之咎求道不愛其毛何獨以為過湯恤蒸民尚焚軀以祈澤墨敦兼愛欲摩足而至頂況夫上為君父深求福利鬚髮之毁何足顧哉且夫聖人之敎有殊途而同歸君子之道或反經而合義則泰伯其人也縻在家之就養託採藥而不歸棄中國之服章依前髮以為飾反經悖禮莫甚於斯然而仲尼稱之曰泰伯其謂至德矣其故何也雖迹背君親而心忠於家國形虧百越而德全乎三讓故泰伯棄衣冠之

制而無損於至德則沙門捨搢紳之容亦何傷乎妙道雖易服改貌違臣子之常儀而信道歸心顧君親之多福若其身意修出家之衆普遺其君父以歷刼之深慶其為忠孝不亦多乎謂普沙門為不忠未之信矣右辨譏毀

鬚髮

傳又云西域胡人因泥而生是以便事泥丸此又未思之言也夫崇立靈像模寫尊形所用多塗非獨泥丸或彫或鑄則以鐵木金銅圖之繡之亦在丹青縑素復謂

西域士女遍從此物而生乎且又中國之廟以木為主則謂制禮君子皆從木而有邪親不可忘故為之宗廟佛不可忘故立其形像以表罔極之心用伸如在之敬欽聖仰德何失之有哉夫以善為過者故亦以惡為功矣右辨泥種事泥

傅又云帝王無佛則國治年長有佛則政虐祚短此又未思之言也則謂能仁設教皆闢淫虐之風菩薩立言專弘桀紂之事以實論之殊不然矣夫殷喪大寶災興

妲己之言周失諸侯禍由褒姒之笑三代之亡皆此物
也三乘之教豈斯尚乎佛之為道慈悲喜護齊物我而
等怨親與安樂而救危苦古之所以得其民者佛既弘
之矣民之所以逃其上者經甚戒之矣義軒舜禹之德
在六度而已龍昇涅癸辛之咎總十惡以防禁向使桀
弘少欲之教紂順大慈之道伊呂無以用其謀湯武焉
得行其討可使鳴條免去國之禍牧野息倒戈之亂夏
后從洛汭之歌楚子違乾溪之難然則釋氏之化為益

非小延福祚於無窮遏危亡於未兆傳謂有之為損無之為益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佛何讎而誣之至此佛何所負而疾之若讎乎右辨有佛政虐

傳又云未有佛法之前人皆淳和世無篡逆此又未思之言也夫九黎亂德豈非無佛之年三苗逆命非當有法之後夏殷之季何有淳和春秋之時寧無篡逆寇賊姦宄作士命於皐繇玁狁孔熾薄伐勞於吉甫而傳謂佛興篡逆法敗淳和專構虛言皆違實録一縷之盜佛

猶戒之豈長篡逆之亂乎一言之兢佛亦防之何敢淳和之道乎惟佛之爲敎也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弘善示天堂之樂懲非顯地獄之苦不惟一字以爲褒豈止五刑而作戒乃謂傷和而長亂不亦誣謗之甚哉亦何傷於佛日乎但自淪於苦海矣輕而不避良可悲夫於是書生心伏而色愧避席而謝曰僕以習俗生常違道自佚忽於所未究翫其所先迷背正法而異論受邪言以同失今聞佛智之玄遠乃知釋

敎之忠實豁然神悟而理攄足以蕩逆而祛疾雖從邪於昔歲請歸正於兹日謹誦来誠以為口實矣右辨無佛民和

通命二

或曰聖人陳福以勸善示禍以戒惡小人謂善無益而不為謂惡無傷而不悔然有殃有福之言乃華而不實無益無傷之論則信而有徵何以言之也伯夷餒矣啓期貧矣顔回夭矣冉耕疾矣或侈侈隆富言罕及於義方或皤皤壽考名不稱而沒世仁而不壽富而未仁書

契已陳不可勝紀故知仲尼殃慶之言徒欺人耳文命影響之喻殆難信乎有敎善行而不怠者嗟斯言之長惑焉乃論而釋之曰夫殃福蓋有其根不可無因而妄致善惡當收其報必非失應而徒巳但根深而報遠耳目之所不該原始而究終儒墨之所莫逮故隨遭之命度於天而難詳夭壽之年考於人而易惑人之為賞罰也尚能明察而不濫天之降殃福也豈反淆亂而無倫哉故知有理存焉不可誣矣非夫大覺而遍知者孰能

窮理而除惑哉卜商賈誼之為言班彪李康之著論但知混而謂之命莫辨命之所以然何異見黍稷於倉廩而不知得之由稼穡覩羅紈於篋笥而未識成之以機杼焉邇嗟報施之爽積疑而莫之通范滂惑善惡之宜含憤而無以釋皆覩流而弗尋源見一而不知二惟觀釋氏之經論可以究其始終乎為善為惡之報窮枝派於千葉一厚一薄之命照根源於萬古辨六趣之往來示三世之殃福乃知形歿而業無朽焉人死而神又生

焉或賢聖而受宿殃六通之適口之饍或禽獸而荷餘福四足懷如意之寶為業既非一緒感報寔亦千變業各異而隨心報不同其如面也原其心也或先迷而後復或有初而無終或惡恒而罔悔或善粹而常崇或為功而兼咎或福微而慧隆或罪均而情異或功殊而志同故其報也有先號而後笑有既得而患失有少賤而卒凶有始榮而終吉有操潔而年夭有行鄙而財溢有同罪而殊刑有齊德而異秩業多端而交加果遍酬而

縷悉譬如畫工布丹青之彩鏡像應姸媸之質命拈六印達季子之遊談業引萬金果朱公之計術取青紫如俯拾有昔因之助焉達禮樂而固窮無宿福之資也讀論者繼踵而張文獨享其榮說詩者比肩而匡衡偏髙其位或功勤可記而禄不及於介推或咎隙當陳而爵先加於雍齒皐陶經術遠勝黃金之贏趙壹文籍不如盈橐之錢此豈功業之異哉故由宿命之殊耳或材小而任大宰衡無赫赫之功或道著而身微孔墨有栖栖

之辱亦有德位俱顯元凱列唐虞之朝才命並隆傅吕受鹽梅之寄二因雙殖則兼之也如此一業孤修則其偏也若彼管仲釋囚而登相李斯為相而被刑范睢先辱而後榮鄧通始富而終餧非初訥而末辯豈昔愚而今智由果熟而泰來以福盡而迍及若言敗伍胥者宰嚭也非由昔殃濟張倉者王陵也何關往福此為見緣而不知因有斷見之咎矣若言業縻好爵不念同昇之恩命偶仁風無愧來穌之澤此為知因而不識緣有背

恩之罪矣若無違其旨兩遣其累進德修業豈有闕乎
春種嘉穀方賴夏雨以繁滋宿植良因乃藉今緣而起
發受膏澤而荒蕪不墾之地也遇明時而貧賤無因之
士也因緣之旨具諸經論觸途而長皆此類焉若惟見
其一不會其二咎累之萌傷其德矣觀釋典之所明也
白黑之業有必定之與不定禍福之報有可轉及於無
轉為德為咎惟禳可轉之業若賢若愚無移必定之命
夫大善積而災銷衆惡盈而福滅理之必然信而不忒

譬如藥石勝而疾除水雨注而焚息巨隄之堰涓流蕭斧之伐朝菌但疾處膏肓良藥有所不救火炎原隰滴水固其無解鄧林之木非隻刃而可盡長江之流豈一塊之能塞大德可以掩微瑕微功不足補大咎鑴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業微者報不堅其行堅者果必定不堅故可轉必定則難移可轉之難故三唱息巨海之波難移之厄則四果遇凶人之害劉昆小賢致反風而滅火唐堯大聖遭洪水之襄陵准此而論未

足惑矣晉文增德殄長虵於路隅宋景興言退妖星於天際此不定之業也邾文輕已而利民有德而無應楚昭引災而讓福言善而身凶乃必定之命也或同惡而殊感或善均而報異皆昔因之所致也何足怪之於一生哉孔子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佛之所云業也儒之所謂命也葢言殊而理會可得而同論焉命繫於業業起於人人稟命以窮通命隨業而厚薄厚薄之命莫非由已怨天尤人不亦謬乎

詩云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名此云天之不可推而責之於人矣孟軻干魯不憾臧倉之蔽仲由仕季無恚伯寮之讒則謂人之不可責而推之於天矣其言若反其致匪殊要而論之同歸進德克己戒人以勗乾乾之志樂天知命蠲其慼慼之尤夫然故內勤克念之功外弘不諍之德上無怨天之咎下絕尤人之累行之中和於是乎在古之善為道者其從事於斯乎昔者初聞釋典信之不篤拘其耳目之間疑於視

聽之外謂前因後果之說等莊周之寓言天上地下之談類相如之烏有覩姦回之漏網則為非而不懲聞忠直之逢尤則輕善而無勸甚哉此惑也知業則不然夫達業之君子無私而委命仰聖賢之清德敦金玉之高行無悶於陋巷之居忘懷於名利之競所以畢既往之餘業啟將來之長慶不顧流俗之嗤毀豈求鄉曲之稱詠哉夫種植不見其長有時而大砥礪莫覩其虧終銷厥厚今形善惡之報為時近而未熟昔世吉凶之果須

數終而乃謝譬如稼穡作甘不朝種而夕稔蔟耔爲剌亦春生而秋實不耕而飽飫者因昔嵗之餘穀不賢而富壽者荷前身之舊福天道無親踈人業有盈縮由斯以推天命可得除疑惑矣若夫虞夏商周之典黄老孔墨之言道惟施於一生言罔及於三世則可惑者有六焉無辭以通之矣示爲善之利謂爵賞及名譽陳爲惡之害明恥辱與刑罰然逃賞晦名之士以何爲利乎苟免無恥之夫不受其害矣何足以爲懲勸哉可惑者一

也云天與善降之以百祥謂神糺淫加之以六極然伯牛德行而有疾天豈惡其為善乎盜跖凶暴而無殃神豈善其為惡乎何禍福之濫及哉可惑者二也若云罪隨形而竝滅功與身而共朽善何慶之可論惡何殃而當戒若善惡之報信有而非無也食山薇以餓死何處而加之福膾人肝而壽終何時而受其禍何善惡之無報哉可惑者三也若云禍福由其祖禰殃慶延於子孫考之於前載不必皆然矣伯宗羊肸之嗣絶滅於晉朝

慶父叔牙之後繁昌於魯國豈祖禰之由乎可惑者四也若云觀善察惡時有謬於上天故使降福流災遂無均於下土然天之明命寧當闇於賞罰乎魯謂天道不如王者之制乎可惑者五也若云禍福非人所名善惡無報於後而百王賞善而刑淫六經褒德而貶過則為虛勸於不益妄戒於無損何貴孔丘之弘教何咎嬴政之焚書乎可惑者六也然則善惡之所感致禍福之所倚伏惟限之於一生不通之以三世其理局而不弘矣

何以辨人之惑乎防於惡也未盡導於善也多闕其取義也尚淺其利民也猶微比夫十力深言三乘妙法濟四生於火宅運六舟於苦海高下之相懸也若培塿之與崑崙淺深之不類也足潢汙之與江漢何可同年而語哉昔維摩詰之明達及舍利弗之聰辯經論詳之可得而校足以逾項槖超孔丘邁李老越許由伏墨翟摧莊周吞百氏該九流書籍所載莫之與儔然受諸異道不毀正信雖明世典常樂佛法師事釋迦伏膺善誘豈

不識其道勝而鑽仰之乎

空有三

或有惡取於空以生斷見無所慙懼自謂大乘此正法所深戒也其斷見者曰經以法喻泡影生同幻化又云罪福不二業報非有故知殖因收果之談天堂地獄之說無異相如述上林之橘樹孟德指前路之梅園權誘愚蒙假稱珍怪有其語焉無有實矣至如冉疾顔夭以攝養之乖宜彭壽聃存由將衛之有術貴賤自然而殊

苦樂偶其所遇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若蓂莢之表祥瑞連理之應休明名載於竹帛狀圖於丹青此則草木之貴者也若被三徑而易蔓亘七澤而難翦充僕妾之薪蒸被牛羊之履踐此則草木之賤者也若列挺干雲之峯羅生絶跡之地斤斧莫之及樵蘇所不至此則草木之全壽者也若匠石之所數顧農夫之所務去遭荷篠之畚鋤值公輸之揮斧此則草木之夭命者也若篠簜比質於松柏蕙若同氣於蘭芷犯陵寒而未渝芳在幽

而不已草木之賢俊者也若蒺蔾生而見惡枳棘多而莫美在詩騷之比興以足姦而喻鄙草木之庸猥者也若乃異臭殊味千品萬形壤之所殖胡可勝名何業而見重何因而被輕何尤而速斃何功而久生何咎而枯槁何福而華榮何習而含毒何修而播馨此豈宿業之所致乎乃自然而萬差耳人之殊命蓋亦如是豈由前業使之然哉然則無是無非大乘之深理明善明惡小乘之淺教愚騃者合其謹慎者乖道何為捨惡趣善而

起分別之心乎又嫌佛之說法端緒太多論空說有自相乖背此是佛關衆生耳何不惟明一種之法乎邪空之說云爾正空則不然矣茍識空有之理者豈發如是之言乎此既喻非而博言偽而辯懼其迷誤後人增長邪見聊率所聞試論之曰

若夫如夢如幻如響如泡無一法而不爾總萬像而俱包上士覩之以至聖至聖體之而獨超大浸稽天而不溺大風偃岳而無飄具六通而自在越三界而逍遥然

理不自了正觀以昭心不自寂靜攝斯調障不自遣對治方銷德不自備勤修乃餞六蔽既除則真如可顯三障未滅則菩提極遥故真諦離垢淨之相俗諦立是非之條指事必假於分别論法豈宜於混淆六度不可為墜苦之業三毒不可為出世之橋拯谷難以無墜赴火何由不燒堯舜不可比之於昬桀幽厲不可同之於聖堯忠賢不可斥之於荒野邪佞不可昇之於明朝不可反白而作黑不可俾晝而為宵不可以邪害於正不可

將鳳比於梟何得同因果於兎角疋罪福於龜毛乎雖引大乗之妙言不得妙之真致説之於口若同用之於心則異異者何也正法以空去其貪邪説以空資其愛智者觀空以除惑惑者論空而肆害達者行空而慧解迷者取空以狂悖大士體空而進德小人説空而善退其殊若此豈同致乎良由反用正言以生邪執矣騏驥浮水勤而無功舟檝登山勞而不進豈騏驥舟檝之不善哉但浮水登山用之反也讀淨名雜相之典而廢進

修誦莊周齊物之言以縱情欲無異策駟馬而泝流櫂方舟以登坂望追造父之長驅欲比越人之利涉不亦難乎夫淨名有清高之德莊周無嗜欲之累故知斷見之論空與無為之道反矣夫妙道之玄致即羣有以明空既觸實而知假亦就殊而照同其何類也譬如對廣鏡而傍觀臨碧池而俯映衆像森而在目像可見而無實性緣有而成形有離緣而喪質水過寒而氷壯氷涉温而堅失凡從緣而為有雖大有其何實故天與我皆

虛我與萬物為一菩提不得謂為有何況羣生與衆術故窮於物而非物取諸身而匪身麗天著而皆安鎮地崇而莫負言論窮理而無說賔客盈堂而無人豔色絶世而無美瓌寶溢目而無珍善惡殊途而不二聖凡異等而常均尋夫經論之大旨也從緣以明非有緣起以辯非無事有而無妙實義空而匪太虛無人非闃户之閴無見非面墻之愚無說非金人之口無體非棘猴之軀無動非山立之貌無別非雷同之誄無真非魚目之

寳無實非鴈足之書財比夢財而莫異色與幻色而何殊猗頓等原憲之産宋里足平城之姝道智了空而絶縛俗情滯有以常拘人與業報而非有業報隨人而不無天堂類天而匪安地獄等地而焉虛非同揚雄之假稱玉樹曼都之矯見神居何乃取空言而背旨援卉木而比諸夫夜光結緑之寳南威王嬙之色人皆見其有而興愛孰能體其空而不染矖皆蕙芥之隙青蠅貝錦之讎莫不著其相而興憤尠能比於空而不憾獨謂鄙

行空而不戒善法空而不遵三惑應捨而未悛五德應修而反棄不觀空以遣累但取空而廢善此豈淨名不二之深致莊周齊物之玄㫖乎大矣哉至人之體空也證萬物之本寂知四大之為假視西施如行廁比南金于碎瓦五欲不能亂其心四魔無以變其雅智日明而德富惑日除而過寡截手足而無憾乞頭目而能捨八法不生二相萬物觀如一馬故能證無上智為薩婆若如者得其理也解脫如此失其㫖者過患如彼何得為反

非而不懼崇邪以為是夫見舟見水皆非真諦而將涉
大川非舟不濟病體藥性均是空虛而人由病須病因
藥除犀角鴆毛等類泡沫而飲鴆者死服犀者活淡水
醇醪竝非真有而漿不亂人酒能生咎忠順叛逆皆如
澗嚮而叛逆受誅忠順獲賞罪福之性平等不二而福
以善臻禍因惡致善惡諸法等空無相而善法助道惡
法生障故知萬法真性同一如矣無妨因緣法中有萬
殊矣空有二門不相違矣真俗二諦同所歸矣若謂小

乗有罪福之言大乗無是非之語似胡越之殊趣若矛盾之相拒童子尚羞翻覆聖人豈為首鼠良以道聽而途説遂使謬量而惡取若博考而深思必疑釋而迷愈矣敬惟十力世雄無上慈父言無不實慈無不普相無不離視無不覩徳無不周過無不去善無不勸惡無不沮香塗不欣刀割無怒不愛從順不憎違拒福慧圓滿而靡餘煩惱罄竭而無緒拔三界之沈溺啟四生之聾瞽空有俱照以相濟真俗會通而雙舉務在量病而施

藥不可違中而偏處若夫方等一乘波若八部聖慧之
極大乘之首莫不廣述受持之利深陳毀謗之咎經又
云深信因果不謗大乘何謂大乘之理都無因果乎大
取相而為善則善而未精見相而斷惡則斷已復生若
悟善性寂而無作了惡體空而何斷乃令三障氷銷而
寂滅萬德雲集以彌滿智慧如海不可酌之以一蠡道
邁人天豈得闚之以寸管而喻之於檮杌測之以愚短
不亦謬哉夫說空而恣情者不能無所苦也疾痛惱之

則寢不安矣刀鋸傷之則體不完矣終日不食則受其饑矣無裘禦冬則苦寒矣然則致苦之業豈可輕而不避乎夫五福之與六極人情所不能齊也故居窮而思達處危而求安嬰疾而願愈在慼而羨歡愛壽考而忌短折榮世禄而恥形殘樂加之而欣笑苦及之而憂歎何得雷同於善惡而不修於福因乎觀萬姓之異禀寔千種而殊級或比上壽而有餘或足下殤而不及或衣單布而無恙或服重襦而寒入或藉草土而安和或處

牀褥而風濕或不治而自愈或雖治而不立或無術而
體康或善攝而痾集其形之表也均有髮膚膚之内也
府藏奚殊皆含血而包肉並筋連而骨扶何一壽而一
夭何一充而一癯禀何靈而獨實受何氣而偏虛虛者
不獨埃塵而作體實者豈偏金石以為軀未必壽長者
有醫術齡促者無道書何謂專由攝養不在業予亦有
夭命肥胎受疾嬰孩喜怒未競嗜欲未開未觸冒於寒
暑未毀悴於悲哀壽何故而夭疾何從而來則其所以

然者豈非前業之由哉至如漢昭哀之二主魏文明之兩帝或未三九而登遐或僅五八而捐世術人雲集但致李氏之靈方士如林不救倉舒之逝君王不乏於藥巫醫豈秘其藝何寢疾而弗瘳何促齡而莫繼豈非隨業而感報非道術之所濟乎然經稱施藥之功佛歎醫王之德孔公明慎疾之軌老子有攝生之則不信業者既迷不順醫者亦惑能詳因果之深淺乃辨藥石之通塞可究之以智慧難具之於翰墨至如公明辨祟扁鵲

除痾河東郭璞譙郡華佗廣陵吳普彭城樊阿或禳凶
而作吉或止疾以為和何得不信醫術之有益乎然景
純識加刑之日而不能使刑之不加公明知壽盡之年
不能令年之不盡扁鵲元化不能使其親不殁吳普樊
阿不能令其躬不殞何得不信長短之業乎醫由業會
藥依緣聚醫實有功藥非無取必死之病雖聖莫之蠲
可療之疾待醫而方愈塊由業反則僵尸遇再生之藥
命以業徂則聖醫為一棺之土壽之修促體之安苦隨

遭否泰姸媸伸傴千品萬端皆業為主三界六趣隨業而處百卉無情故美惡非關於業報四生有命則因緣不同於草莽斤斧伐木不驚刀杖加人則懼匏瓜繫而不食羽毛食而馳騖比有情於無知何非倫而引喻夫空有略談則率由心業前且詠其生常今則示其正法小乘以依報為業有大乘以萬境為識造隨幻業而施之天地逐妄心而現之識草若翳目覩乎空華比睡夢現其生老若悟之於心業則惟聞乎佛道原夫小乘之

與大乘如小學之與大學幼唯教之以書計長乃博之以禮樂始蒙然而類牛毛終卓爾而同麟角此乃為訓之次序何有異同而可剝良以衆生之根有利有鈍是故聖人之教或漸或頓或致之於深遠或進之以分寸雖百慮而一致非異道而乖論乃有執空門以反教論大乘而詬小佛不關衆生衆生自不了譬闇室之無燭如夜遊而未曉故相剝奪而諠諠競是非而擾擾何以採芙蓉於木末尋吳楚於燕趙不亦謬乎夫一味無以

和羹一木無以構室一衣不稱衆體一藥不療殊疾一彩無以為文繡一聲無以諧琴瑟一言無以勸衆善一戒無以防多失何得怪漸頓之殊異令法門之專一夫法門之多品如藥石之殊功救冷以温物為用去熱則寒藥宜豐或特宜於樂濕或偏須於止風不可同病而殊藥不可病殊而藥同若守株而必礙能達變而後通何得拘一途而相剝起戰爭於其中乎三世因果佛不誑欺十力勸戒聞當不疑勸之者應修戒之者宜遠抑

凡情之所耽行聖智之所顧何得違經論之所明以胸臆而為斷而謂善惡都空無損益乎夫法眼明了無法不悉舌相廣長言無不實其析有也則一毫為萬其等空也則萬象皆一防斷常之生尤兼空有以除疾彼菩提之妙理實甚深而微密厭塵勞而求解慧當謹慎而無放佚非聖者必凶順道者終吉勿謂不信有如皦日

廣弘明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廣弘明集卷十五

唐　釋道宣　撰

佛德篇第三 皇覺睠命開濟在緣從其化者言行攸別

序

序曰夫以蒙俗作梗妙籍舟師師之大者所謂王也故王者往也若海之朝宗百川爲王之取號况於此也然則統言王者約緣乃多事理兩分舉要唯二初謂詳事

二謂明理故詳事之王則人王天王是也行化在事事止於身身存而化行身滅而化息此則外計其身而莫思其内識故目其化為外教也二謂明理則法王佛覺是也行化在理理在於心心存而化行想滅而境絶此則内檢其心而不緣於外境故目其化為内教也所以厚身而存生生生而不窮捐生而去情情亡而照寂致使存形之教萬國同儀練心之術千聖齊一是則道俗兩教出入升沈俗則入有而沈形六道以之而綿亘道

則出空而升位三聖自此而昌明焉自正道東流六百餘載釋蒙從信其徒不一獨夫震虐而坑僧擊像者二三明后重道寺塔崇樹者亦衆矣至如吴王之詳佛聖曉天人之所歸宋君之敘佛德明朝賢之宗奉諸餘蒙昧無足勝言故序現迹之詳瑞又述頌作之盛德隨類覽歷豈不貽彰心性乎

釋迦文佛像讃并序

支遁

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有本道德之謂也昔

姫周之末有大聖號佛天竺釋王白淨之太子也俗氏母族厥姓裘曇爲仰靈胄以丕承藉儁哲之遺芳吸中和之誕化禀白淨之顥然生自右脅弱而能言諒天爵以不加爲貴誠逸祿以靡須爲足故常夕惕上位逆旅紫庭紆軫儲宮擬翮區外俄而高逝周覽郊野四闢皇扉三鑒疾苦風人厲辭以激興乃甘心受而莫逆訊大猷於有道慨在兹之致淹遂乃明發遐征栖遲幽閑脫皇儲之重任希無待以輕舉褫龍章之盛飾貿窮巖之

襯禍資送之儔自崖而反矣爾乃抗志匪石安仁以山
斑卉匡居摧心立盟翟安般之氣緒運十算以質心併
四籌之八記從二隨而簡巡絶送迎之兩際緣妙一於
鼻端發三止之曚秀洞四觀而合泯五陰遷於還府六
情虛於静林涼五内之欲火廓太素之浩心濯般若以
進德潛七住而把玄捜冥魚於六絶齒既立而廢筌豁
萬劫之積習同生知於當年掩五濁以擅瞿嗣六佛而
徽傳偉唯丈六體佩圓光啓度黄中色豔紫金運動陵

虛悠往倏忽八音流芳逸豫揚彩沙覽未兆則阜絶六位曲成已著則化隆三五沖量弘乎太虛神蓋弘於兩儀易簡待以成體太和擬而稱卲圓著者象其神寂方卦者法其智周照積祐之留詳元宿命以制作或綢之以德義或疎之以沖風亮形摇於日新期妙主於不盡美既青而勝藍逞百練以就粹導庶物以歸宗拔堯孔之外犍屬八億以語極單墳索以興典撥道行之三無絡聃周以曾玄神化著於西域若朝暉升于暘谷民望景

而興行猶曲調諧於宮商當是時也布夷緬邈於羲風神奇卓絶於皇軒蔚彩沖漠於周唐頌味有餘於鄒魯信可謂神化之都領皇王之宗謨也年逾從心泯迹泥洹夫至人時行而時止或隱此而顯彼迹絶於忍土冥歸於維衛俗徇常以駭奇固以存亡而統之至於靈覺之性三界殄悴谿若川傾頽如乾墜黔首與永夜同幽冥流與涸津並匱六度與崩岑俱褫三乘與絶軸解轡門徒泣血而心喪百靈銜哀而情悖夫道高者應卑因

巡者親譽故不祈哭而哭豈非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難靈風播越環周六合歷數終於赤縣後死所以與閒景仰神儀而事絕於千載祇洹既已漂落玉樹卒亦荒蕪道喪人亡時亦已矣適以不才仰遵大猷追朝陽而弗暨附桑榆而未升神馳在昔顧言再欽遂援筆與古述厥遐思其詞曰

太上邈矣有唐統天孔亦因周蘧廬三傳明明輝迦寔惟帝先應期敷作化融竺乾交養恬和濯粹沖源邁軌

世王領宗中玄堂構洪謨揭秀負靈峻誕崑岳量袠太清太象罕窺乃圓其明玄音希和文以八聲煌煌慧炬燭我宵征人欽其哲孰識其宾望之霞舉即亦雲津威揚夏烈温柔晞春比器以形阜機以神卷即煌滅騰亦龍伸鼓舞舟壑靈氣惟新誰與玆作獨運陶鈞三無衷玄八億致遠二部既弘雙翰惟典充以瓌奇恬以易簡藏諸韞匵寔之令善可善善因乃讚乃演致存言性豈伊弘闡日月貞朗顯晦周遍生如紛霧暧來已晞至人

全化跡隨世微假云泥洹言告言歸遺風六合佇方亦觀象罔不存誰與悟機鏡心來翰庶覿冥暉

阿彌陀佛像讚 并序

夫六合之外非典籍所模神道詭世豈意者所測故曰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每在常輒欲以所不能見而斷所未能了故令井蛙有坎宅之矜馮夷有秋水之伐故其冥矣余遊大方心倦無垠因以靜暇復伸諸奇麗佛經記西方有國國名安養迴遼迥邈路踰恒沙非無

待者不能遊其疆非不疾者爲能致其速其佛號阿彌
陀晉言無量壽國無王制班爵之序以佛爲君三乘爲
教男女各化育於蓮華之中無有胎孕之穢也館宇宮
殿悉以七寶皆自然懸構制非人匠苑囿池沼蔚有奇
榮飛沈天逸於淵藪逝寓羣獸而率真闓闔無扇於瓊
林玉響天諧於簫管冥霄隕華以闔境神風拂故而納
新甘露徴化以醴被蕙風導德而芳流聖音應感而雷
響慧澤雲垂而沛清學文喻兮而貴言真人冥宗而廢

翫五度憑虛以入無般若邃知而出玄衆妙於兹大啓神化所以永傳别有經記以錄其懿云此晉邦五末之世有奉佛正戒諷誦阿彌陀經誓生彼國不替誠心者命終靈逝化往之彼見佛神悟即得道矣逌生末蹤忝厠殘跡馳心神國非所敢望乃因匠人圖立神表仰瞻高儀以質所天詠言不足遂復係以微頌其詞曰

王猷外釐神道内綏皇矣正覺寔兼宗師泰定軫曜黄中秀姿恬智交泯三達玄夷啓境金方緬路悠迴於彼

神化悟感應機五度砥㩲六慧研微空有同狀玄門洞開詠歌濟濟精義順神玄肆洋洋三乘詵詵藏往摹故知來維新二才孰降朗滯由人造化營域雲構峩峩紫館辰峙華宇星羅玉闕通方金墉啓阿景傾朝日艷蔚晨霞神提迴互九源曽深浪無筌忘鱗罕餌淫澤不司虞駛翼懐林有容驅徒雨埋機心甘露敷洽蘭蕙助馨化隨雲濃俗與風清葳蕤消散靈飈掃英瓊林諧響八音文成抵瑶沈鮤芙蕖晞陽流澄其潔蘂播其香潛爽

冥萃載哲來翔孕景中葩結靈幽芳類諸風化妙兼於長邁軌一變同規坐忘

文殊師利讃

童真領玄致靈化實悠長昔為龍種覺今則夢遊方怳乘神浪髙歩維耶鄉擢此希夷質映彼虛閑堂觸類興清遘目擊洞兼忘梵釋欽嘉會閑邪納流芳

彌勒讃

大人軌玄度弱喪升虛遷師通資自廢釋迦登幽閑彌

勒承神第聖錄載靈篇乘乾因九五龍飛兆率天法鼓
震玄宮逸響亮三千晃晃凝素姿結跏暀芳蓮寥朗高
懐興八音暢自然恬智冥傲妙縹眇詠重玄盤紆七七
紀應運莅中幡挺此四八姿映蔚華林園亹亹玄輪奏
三摅在昔緣

維摩詰讚

維摩體神性陵化昭機庭無可無不可流浪入形名民
動則我疾人恬我氣平恬動豈形影形影應機情玄韻

乘十哲頡頏傲四英忘期遇濡首亹亹讃死生

善思菩薩讃

玄和吐清氣挺兹命世童登臺發春詠高興希遐蹤乘虛感靈覺震網發童蒙外見憑寥廓有無自冥同忘高故不下蕭條數仞中因華請無著陵虛散芙蓉能仁暢玄句即色自然空空有交映迹冥知無照功神期發筌悟豁爾自靈通

法作菩薩不二入菩薩讃

乃昔有嘉會玆日多神靈維摩發淵響請定不二名玄音將進和法作率所情亹亹玄心運寥寥音氣清麤二標起分妙一寄無生

開首菩薩讚

開首齊吾我造理因兩虛兩虛似得妙同象反入麤何以絶塵迹忘一歸本無空同何所貴無貴乃恬愉

不眴菩薩讚

有愛生四淵淵況世路永未若觀無得德物物自靜何

以虛靜閒恬智翳神頼絶迹遷靈梯有無無所騁不眴冥玄和栖神不二境

善宿菩薩讚

體神在忘覺有慮非理盡色來投虛空響朗生應軫託隂遊重冥冥亡影迹隕三界皆勤求善宿獨玄泯

善多菩薩讚

自大以跨小小者亦駮大所謂大道者遺心形名外都忘絶鄙當冥默自玄會善多體冲姿豁豁高懷泰

首立菩薩讚

爲勞由無勞應感無所思悠然不知樂物通非我持渾形同色欲思也誰及之嘉會言玄志首立必體茲

月光童子讚

靈童綏神理恬和自交忘弘規愍昏俗統體稱月光心爲兩儀緼迹爲流溺梁英姿秀乾竺名播赤縣鄉神化詭俗網玄羅摯遊方丘巖積陳痾長驅幸玉堂汲引輿有待冥歸無盡場戢翼栖高嵎凌風振奇芳

萬佛影銘并序

佛影今在西那伽訶羅國南山古仙石室中度流沙從徑道去此一萬五千八百五十里感世之應詳於前記也

釋慧遠

大滯於近習不達希世之聞撫常永日罕懷事外之感是使塵想制於玄襟天羅網其神慮若以之窮齡則此生豈遇以之希心則開悟靡期於是發憤忘食情百其慨靜慮閑夜理契其心爾乃思洽九澤之惠三復無緣之慈妙尋法身之應以神不言之化化不以方唯其所感慈不以緣冥懷自得譬日月麗天光影彌暉羣品熈

榮有情同順咸欣懸映之在已罔識曲成之攸寄妙物之談功盡於此將欲擬夫幽極以言其道髣髴存焉而不可論何以明之法身之運物也不物物而兆其端不圖終而會其成理玄於萬化之表數絶乎無形無名者也若乃語其筌寄則道無不在是故如來或晦先跡以崇基或顯生塗而定體或獨發於莫尋之境或相待於既有之場獨發類乎形相待類乎影推夫冥寄為有待耶為無待耶自我而觀則有間於無間矣求之法身原

無二統形影之分孰隙之哉而今之聞道者咸摹聖體於曠代之外不悟靈應之在兹徒知圓化之非形而動止方其跡豈不誣哉遠昔尋先師奉侍歷載雖啓蒙慈訓託志玄籍每想奇聞以篤其誠遇西域沙門輙餐遊方之説故知有佛影而傳者尚未曉然及在此山値罽賓禪師南國律學道士與昔聞既同並是其人遊歷所經因其詳問乃多有先徵然後驗神道無方觸像而寄百慮所會非一時之感於是悟徹其誠應深其信將援

同契發其真趣故與夫隨喜之賢圖而銘焉

廓矣大像理玄無名體神入化落影離形迴暉層巖凝暎虛亭在陰不昧處暗愈明婉步蟬蛻朝宗百靈應不同方跡絕兩冥其一

茫茫荒宇靡勸靡奬談虛寫容拂空傳像相具體微沖姿自朗白毫吐曜昏夜中爽感徹乃應扣誠發響留音停岫津悟冥賞撫之有會功弗由曩其二

旋蹤忘敬罔慮罔識三光掩暉萬象一色庭宇幽藹歸塗莫測悟之以靜震之以力慧風雖遐維塵攸息匪

伊玄覽孰肩其極其三希音遠流乃眷東顧欣風慕道仰規玄度妙盡毫端運微輕素託彩虛凝殆映霄霧迹以像真理深其趣奇興開襟祥風引路清氣迴於軒宇昏明交而未曙髣髴境神儀依稀若真遇其四銘之圖之曷營曷求神之聽之鑒爾所修庶兹臣軌映彼玄流漱情靈沼飲和至柔照虛應簡智落乃周深懷冥託霄想神遊畢命一對長謝百憂其五

晉義熙八年歲在壬子五月一日共立此臺擬像本山

因即以寄誠雖成由人匠而功無所加至於歲次星紀赤奮若貞於太陰之墟九月三日乃詳檢別記銘之於石爰自經始人百其誠道俗欣之感遺跡以悅心於是情以本應事忘其勞于時揮翰之賓僉焉同詠咸思存遠猷託相異聞庶冀賢之重軌故備時人於影集大通之會誠非理所期至於佇襟遐慨固已超夫神境矣

晉襄陽丈六金像頌 并序

昔衆祐降靈出自天竺託化王宮興于上國顯迹重冥

開闢神路明暉宇宙光宅大千萬流澄源圓映無主覺道虛凝湛爲遺照於是乘變化以動物而衆邪革心跬神步以感時而羣疑同釋法輪玄運三乘並轍道世交興天人攸夢淨音既暢逸響遠流密風遐扇遠生善教末年垂千祀徒欣大化而運乖其會弗獲叩津沙門彂明淵極䰟魄神影餐服至言雖欣味餘塵道風遂邁擬足逸步玄迹已邈每希想光晷髣髴容儀寤寐興懷若形心目冥應有期幽情莫發慨爲自悼悲憤靡寄乃遠

契百念慎敬慕之思追述八王同志之感魂交寢夢而
情悟於中遂命門人鑄而像焉夫形理雖殊階塗有漸
精麤誠異悟亦有因是故擬狀靈範啓殊津之心儀形
神模闢百慮之會使懷遠者兆玄根於來葉存近者遘
重劫之厚緣乃道福無弘真跡可踐三源反流九神同
淵于時四輩悅情道俗齊趣跡響和應者如林鑄均有
虛室之供而進助者不以纖毫為挫勸佐有彌劫之勤
而操務者不以昏疲告勞因物任能不日而成功自人

事猶天匠爲夫明志莫如詞宣德莫如頌故志以詞顯而功業可存德以頌宣而形容可像匪詞匪頌將何美焉乃作頌曰

堂堂天師明明遠度凌邁韋举超然先悟慧在恬虛妙不以數感時而興應世成務金顔映發奇相暉布肅肅靈儀峨峨神步茫茫造物玄運冥馳偉哉釋迦與化推移靜也淵默動也天隨綿綿遠御亹亹長縻反宗無像光潛影離仰慕千載是擬是儀

文殊像讚

殷晉安

文殊淵睿式昭厥聲探玄發暉登道懷英琅琅三達如日之明亹亹神通在變伊形將廓恒沙陶鑄群生真風幽暖千祀彌靈思媚哲宗寤言祇誠絶塵孤栖祝想太冥

文殊師利讚 并序

文殊師利者是遊方菩薩因離垢之言而有斯自非厥號所先也原夫稱謂之生蓋至道與其貌何者虛引之

性彰於立徳軌世之表聞於童真蕪俗之風移則感時之訓與故云濡首又以法王子為名焉夫欲窮其淵致者必先存其深大終古邈矣豈言像之所極難筭之劫功高積塵悠悠遐曠焉可為言請畧叙其統若人之始出也爰自帝胄尊號法王無上之心兆於獨悟發中之感無不由他近一遇正覺而靈珠内映玄景未移遂超登道位於是深根永構於沖壤豐條冀神柯而同茂慈悲之氣與恵風俱肩三達之明與日月並曜具體而微

固以功侔法身矣若乃天機將運即神通為館宇圓應密會以不疾為彰跡斯其所以動不離寂而彌綸宇宙倏忽無常境而名冠遊方者也世尊與出乃援躍進之明顯潛德於香林因慶雲而西徂復龍見於兹刹法輪既轉則玄音屢唱對明淵極輒暢發深言道映開士故諸佛美其稱體絶塵俗故濯纓者高其跡非夫合天和以挺作吸冲氣而為靈舒重霄以迴蔭吐德音而流聲亦孰能與於此哉將欲揺蕩羣生之性宅至柔之主開

弘基於一簣廓恒沙而為宇若然而不悦文殊之風則未達無窮之量長笑於方寸之寂矣自世尊泥洹幾將千祀流光移蔭復與昔而昇降由是冥懐宗極者感悲長津之喪源懼風日之潛損遂共表容金石繼以文頌人思自盡庻雲露以增潤今之所遇蓋是數減百年有鐵輪王王閻浮提號曰阿育仰規遺軌擬而像焉雖真宰不存于形而靈位若有主雖幽司不以情求而感至斯應神變之興屢革民聽因險悟時信有自來矣意以

爲接頹薄之運寔由冥維之功通夫昏否之俗固非一理所弘是以託想之賢祇誠攸寄思紐將絶之緒引毫心以摽位乃遠摸元匠像天所像感來自衷不覺欣然

同詠

眇眇童真弱齡啓蒙含英吐秀登玄履峯神以道王體以沖通浪化遊方乃軌高蹤流光遺映爰暨兹隆思對淵匠靖一惟恭虛襟絶代庶落塵封

佛影銘并序

宋謝靈運

夫大慈弘物因感而接接物之緣端緒不一難以形檢易以理測故已備載經傳具著記論矣雖丹青緬謝像法猶在感運欽風日月彌深法顯道人至自祇洹具説佛影偏為靈奇幽巖嵌壁若有存形容儀端莊相好具足莫知始終常自湛然廬山法師聞風而悅於是隨喜幽室即考空巖北枕峻嶺南映澗擬遺量寄託青彩豈惟像形也篤故亦傳心者極矣道秉道人遠宣意旨命余製銘以充刊刻石銘所始寔由功被未有道宗

崇大若此之比豈淺思膚學所能宣述事經徂謝永眷罔已輒罄竭劣薄以誺心許儌猷秘奥萬不寫一庶推誠心頗感羣物飛鴞有革音之期闡提獲自拔之路當相尋於淨土解顔於道場聖不我欺致果必報援筆興言情迫其概

羣生因淤六趣牽纏七識迭用九居屢遷劇哉五陰巻矣四緣遞使轉輪若根迍邅迍邅未已轉輪在巳四緣雲薄五陰火起疊疊正覺是極是理動不傷寂行不乖

止晚爾長夢負爾沈詖以我神明成爾靈智我無自我賔承其義爾無自爾必祛其偽偽既殊塗義故多端因聲成韻即色開顔望影知易尋響非難形聲之外復有可觀觀遠表相就近晙景匪質匪空莫測莫領倚巖煇林傍潭鑒井借空傳翠激光發冏金好冥漠白毫幽晙日月居諸胡寧斯慨曾是望僧擁誠俟對承風遺則曠若有緊敬圖遺蹤疏鑿峻峰周流步欄窈窕房櫳激波映墀引月入窻雲往拂山風來過松地勢既美像形亦

篤彩淡浮色㢘視沈覺若滅若無在拳在學由其潔精

能感靈獨誠之云孚患亦孔績嗟爾懐道慎勿中惕弱

喪之推闡提之役反路今覿發蒙玆覩式厲厥心時逝

流易敢銘靈宇敬告震錫

佛讚　　宋范泰

精粗事阻始末理通捨事就理即朗祛蒙惟此靈覺因

心則崇四等極物六度在躬明發儲寝夙是化初夕滅

雙樹豈還本無眇眇遠神迢迢安如顧言來期免玆淪

滑

與謝侍中書

卿常何如歷覿高士類多有情吾亦許卿以同何緬邈之過便是未孤了幽闕也吾猶存舊情東望慨然便是有不馳處也見熾公阡陌如卿問栖僧於山誠是美事屢改驟遷未為快也杖策之郡斯則善也祇洹中轉有奇趣福業深緣森兮滿目見形者所不能傳聞言而悟亦難其人辭煩而已於此絶筆范泰敬謂祇洹塔内讃

因織公相示可少留意省之并同子與人歌而善

答范光祿書　　謝靈運

辱告慰企晚寒體中勝常靈運脚諸疾比春更甚憂慮故人有情信如來告企詠之結實過飢渴山澗幽阻音塵潤絕忽見諸讚歎慰良多可謂俗外之詠尋覽三復味翫增懷輙奉和如別雖辭不足覩然意寄盡此從弟惠連後進文悟衰宗之美亦有一首并以遠呈承祗洹法業日茂随喜何極六梁徹緣竊望不絕即時經始招

提在所住山南南檐臨澗北户背巖以此息心當無所忝邪平生緬然臨紙累歎敬惜爲先繼以音告儻值行李輙復承問二月一日謝靈運白荅

和范光禄祗洹像讃三首并序

范侯遠送像讃命余同作神道希微願言所屬輙揔三首期之道場

佛讃

惟此大覺因心則靈垢盡智照數極慧明三達非我一

援群生理阻心行道絕形聲

菩薩讚

若人仰宗發性遺慮以定養慧和理斯附爰初四等終然十住涉求至矣在外皆去

緣覺聲聞合讚

厭若情多蕪物志少如彼化城權可得實誘以涅槃救爾生老肇元三車翻釆一道

和從弟惠連無量壽頌

法藏長王宮懷道出國城願言四十八弘誓拯羣生凈土一何妙來者皆清英頽年欲安寄乘化必晨征

維摩詰經中十譬讚八首

聚沫泡合

水性本無泡激流遂聚沫即異成貌狀消散歸虛壑君子識根本安事勞與奪愚俗駭變化横復生欣怛

燄

性内相表狀非炎安知火新新相推移熒熒非向我如

何滞著人終歳迷因果

芭蕉

生分本多端芭蕉知不一含彎不結枎敷花何用實至人善取譬無牢誰能律莫昵緣合時當視分散日

幻

幻工作同異誰復謂非真一從逝物過既往亦何陳謬者疑久近達者皆自賓勿起離合情會無百代人

夢

覺謂寢無知寐中非無見意狀盈眼前好惡迭萬變既悟眇已往惜爲浮物戀孰視娑婆盡寧當非赤縣

影響合

影響順形聲資物故生理一旦揮霍去何因得像似有靡不然昧漠呼自已四色尚無本八微欲安恃

浮雲

泛濫明月陰薈蔚南山雨能爲變動用在我竟無取俄已就飛散豈復得攢聚諸法既無我何由有我所

電

倏爍驚電過可見不可逐恒物生滅後誰復敢遲速慎勿留空念橫使神理恧發已道易孚忘情長之福

佛記序 并敕啓三首

沈約

敕云去歲令虞闡等撰佛記并令作序序體不稱頻治改猶未盡致尋佛教因三假以寄法籍二諦以明理達相求宗不著會道論其指歸似未至極乃不應以此相煩亦是一途善事可得為厝筆不以故指敕闡等結序

末體又似小異

臣約言佛記序今謹以上呈詞義無取伏懷自愿謹啓

敕云記序始得看今敕繕寫流布

序曰含靈萬品旣非記諜所窮物物臯生豈伊積塵能計莫不起乎無理而至乎無生者也雖要終有地而原始莫明自非靈照特達宗極斯在則理閉機初鑽叩事絕非唯四果不議固亦十地罔窺邈乎悠㚒有之而莫知所從者也如來覆簣爰始言登水路起滅迴還馳驟

不息去來五道大千比之毫端往復三界祇刼未足稱遠積明累照念念不休離此生滅證成妙果固已空有兼謝豈徒齊遷鲁變而已哉旻旻區區猶未何言之稱至人無已寧以詞義為珍蓋由萬惑相翳昧明代起業假緣開事須曉達一音所吐無思不服義在徇物動非為已法吼震灑於無外甘露炳煥於龍宮開宗闡教致之有漸標四諦於鹿園辨百非於雙樹廓不二之法門廣一乘之長陌行迷復路弱喪知歸而因應回舛厥塗

不一白毫所照遍剎土於恒沙七步降踐壍龍堆而攸
被推極神道原本心靈感之所名跨無邉而咫尺緣之
所乖面法城而不覩及像教云末經紀東流熱坂艱長
寒山峻阻横書左字累萬方通翦葉成文重譯未曉自
此迄今千祀過半靈迹稍啓名僧間出律藏方等行來
漸至蘊乎西國未至者多雖法身常住之奥遠二諦三
假之淵曠悟道求宗於斯可足而能仁體兹大聖寔爲
本師悠悠群品精靈所係迄於前因往業多所昧略然

神化應感參差互見又世冑名氏本國俗緣散析衆部
卒難討究神功妙力同出異名降胎求道寧止一相託
生迦維本由權迹出自北門非悟法之始遍照東方豈
通化之極適道已來四十九載妙應事多宜加總緝共
成區畛至於經像舊錄境刹遺記開勸之功於斯自遂
大權弘曠亡身以濟物應真耿介標心非爲己分蹤或
異適末必同神塗詭互難以臆辨靈怪倜儻言語斯絕
圖澄之能見趙魏羅什之鳳集關輔揵陀近遊京洛單

開遠適羅浮雖迹與俗同而意無可察塗出玉門法座
不遠七處九會峨然在目靈鷲肸蠁祇富延澤以西光
景蔵蕤多見天山之表有志奇僧每經遊歷神迹昭然
咸有文注繁蕪舛雜實須裁整分五道於人天設重牢
於厚地各隨業力的爲不差此皆卷舒真俗終始名相
其玄塗幽遠大則直至道場其微證切近小則開勸晚
學斯寔無濟之方舟大悲之廣路雖復智昏視內形窮
尺極緣動必應又況進於此者乎是以至聖懸懃每存

汲引世文見意貽厥將來皇帝行成無始道承曠劫十號在躬三達靡礙屈茲妙有同此轉輪傷昏愍惑久迷正路悱發之徒空懷鑽仰條流緬曠事難總一志淺業勞迮用無就非所以闢彼四衢出之火宅者也乃詔中書侍郎虞闡太子洗馬劉溉後軍記室周捨博尋經藏搜採註說條別流分各以類附日少功多可用譬此名曰佛記凡三十篇其有感應之流事類相似止取其一餘悉不書或後死而更生陳說經見事涉杳冥取驗無

所亦皆靡載同之闕疑或憑人以言託想成夢尤難信晓一無所錄若夫欲遐適者必遠託所從欲恰道者必妙識所宗然後能允得其門親承音旨未有不知厥路莫辨伊人膠目闇戕自與理合所以引彼衆流歸之一源可令莘莘合識望塗知往棄砥矢而言歸不迴遑於岐路俾厥清信之士亦有取於此云

列塔像神瑞迹 并序

余以佛化踐封三千園內近對小識且句南洲斯則通

計神州感蒙聲教神蹤遺跡閉在機初前漢以來相從
間出劉向校書天閣往往見有佛經赤縣山裂水開時
時瑞像來現或塔由地踊或佛降因空事緒繁委略標
十數有未見者須顯其像云略列大唐育王古塔來歷
越州東三百七十里鄮縣塔者西晉太康二年沙門慧
達感從地出高一尺四寸廣七寸露盤五層色青似石
而非四外雕鏤異相百千梁武帝造木塔籠之八王自
舉巡州里今見神瑞光聲聖僧備如別傳

鄭州超化寺塔在州南百餘里基址遍今寺院並古時石砌合縫甚密鐵為細要其石長八尺四面細要長一尺五寸深五寸石下並泥塔南基出泉十餘所徑三尺涌而無聲永徹中有崑崙入泉向下窮之但有石柱羅列竟不測其際中有石塔在空水凝而不及

蘄州舊把州者臨黃縣西北三十里有育王舍利寺近為尼住寺有古塔徧石為基從水底出塔三面水極深惟西面通行住足有蓮藕人畏之無敢採捕

岐州岐山南岐山縣北二十里法門寺塔在平原上古來三十年一度開開必感應顯慶五年敕令僧智琮住請有瑞令開蒙光明照燭道俗通見乃掘出進內龍朔二年還返故塔其舍利如大人指節骨長二寸許其內孔方色白光明如別圖狀

益州成都郭下福感寺塔本名大石寺隋初詵律師尋其古迹欲尋其舍利掘至泉源唯是一石見於其上架九級木浮圖備有靈相隋蜀王秀又掘之至泉風雨至

不可及際於傍破得一片石出乃是黨玉今見存

益州北百里洛縣城北郭下寶興寺塔其寺本名大石

其事大同福感

益州西南百餘里晉源縣等衆寺塔略同於上

潤州江寧縣故都朱雀門西南古越城東廢長干寺内

昔西晉僧惠達感光掘之一丈得三石匣中有金函盛

三舍利并髮爪其髮引可三尺放則螺旋今有龕塔三

層并利佛殿餘但榛木大蟲登基穢汚者被打號叫驚

人或有死者

懐州東武陟縣西七里妙樂寺塔方基十五步并以石編之石長五尺闊三寸已下極細密古老傳云其塔基從泉上涌出云云

瓜州城東三里有土塔周朝育王寺今廢唯有遺基上以舍覆四畔牆匝時見光明公私士女往來乞福

青州臨淄城中有阿育王寺其形像露盤在深林巨樹下昔石趙時佛圖澄知之令往取入地二十餘丈獲之

河東蒲坂有育王寺時出光明姚秦時掘得佛骨於石

函銀匣中照耀殊常

并州子城東育王寺者今見尼住為淨明寺失基所在

并州榆社縣郭下育王寺小塔見有僧住

代州城東育王塔

洛州故都西白馬寺南一里育王塔

甘州東百二十里删丹縣城東弱水北土堆古老云育

王古塔

沙州城內廢大乘寺塔基云是育王塔

晉州北霍山南土堆古老云是育王寺塔已前諸塔並是姬周初有

大輪王名為阿育此曰無憂統臨此洲萬有餘國役使鬼神一日而造八萬四千塔此土有之每發神瑞廣如感應傳

揚州育王金瑞像者吳孫皓時後園所獲皓初蔑而穢之腫痛遍身太史占曰犯大神也皓謝之有閒因爾開信

吳郡松江浮水石像二軀晉西晉建興中像浮松江有

居士朱應接而出之舉高七尺於通玄寺視背有銘一名惟衛二名迦葉

荆州長沙寺瑞像者東晉太元初見於州城北行人異之試以刀擊之乃金像也長沙寺僧迎至寺光上有梵書云育王所造梁武聞迎至都大放光明及梁滅迎上荆州至今見存歴代光瑞不可備載如別所顯

荆州大明寺檀優填王像者梁武帝以天監元年夢見檀像入國乃詔募得八十人往天竺至天監十年方還

及帝崩元帝於江陵即位遣迎至荆都後静陵側立寺因以安之

揚州長干寺阿育王像者東晉咸和中丹陽尹髙悝見張侯浦有光使人尋之得一金像無光趺載像至長干巷口牛不復行因縱之乃徑趣長干寺後數年東海人於海獲銅趺浮水上因送像所果同後四十年南海獲銅光於海下乃送像所宛然符合自晉宋齊梁陳隋唐七代無不入内供養光瑞如别今在京師大興善寺模

寫殷矣真身在廬山峯頂寺

凉州南百里崖中泥塑行像者昔沮渠蒙遜王有凉土專弘福事於此崖中大造形像千變萬化驚人眩目有土聖僧可如人等常自經行無時暫捨遥見便行人至便止觀其面貌如行之狀有羅土於地者後人看足跡納納今見如此

襄州檀溪寺金像行者東晉寧康中沙門釋道安之所造也及成就已乃行至萬山明迎返寺其夕又出至寺

門至山踴石現一足相周武滅法鎮副長孫哲志性兇

麤先欲除毀令百人以索縶頸挽之不動哲大怒乃至

加五百人方倒震地哲喜落馬尋卒當毀像時於腋下

倒垂衣內銘云此像三周甲午當滅勖以長歷大畧符

焉其所蹈石在本寺今名啓法是也

凉州西番禾縣瑞石像者元魏太延中沙門劉薩訶行

至番禾東北望御谷山而禮曰此山中有佛像出者若

相不具國亂人苦經八十七載正光年初風雨震山挺

出石像長一丈八尺形相端嚴惟無其首登即命造隨安隨落魏道陵遲分東西矣後四十年州東七里澗內獲石佛首即以安之恰然符合周保定中像首又落隋初還復立瑞像寺煬帝西征過之改爲感通寺今圖寫多依量模準

京師崇義寺石影像者形長八寸徑五寸八楞紫石英色梁武太清中有僧從外國將來遇亂安廬山像頂上隋煬在蕃鎮江陽見別記往求得之及登儲貳送於曲

池日嚴寺寺廢入崇義寺京師道俗咸就見之往往不同見佛見神山林幢蓋者前後異等貞觀十年敕迎入內

坊州玉華宫鐵礦瑞像者周武滅法有姜明者督事夜行每見山上光明旦往尋之有臥石狀如像便斲掘四邊乃是鐵礦不可傷損舉身三丈谷中有趺乃共村人𢪛舉忽然下流徑趣趺孔卓然特立以狀聞奏時天元嗣歴改元大像敕其處為大像寺因開佛法隋初改為

顯濟寺太宗在宫時住禮謁莊嚴修飾在宫東三十里
大苑内永徽中改宫立寺陰闇之夕每放光明
襄州峴山華嚴寺盧舍那瑞像者本是周朝古像法滅
藏之得存每有凶相以涕出為期隋文將崩一鼻涕出
沾汚于懷金薄剥起雖後修飾望還如涕貞觀末年四
月内連涕不止塗汚胷懷方可尺許太宗升遐方驗先
兆至六月内涕又流出合境同懼至七月洪水汎溢入
城郭深丈餘今見在

陳朝重雲殿飛入海者此殿梁武所立中安像設並是
珍寶梁謝陳登武帝既崩須葬具欲取殿中珠帳人力
既豊四面齊至忽見雲氣圍繞大雨滂注雷電震聲百
工奔走又見火列空中布燄相屬重雲大殿其中佛像
一切上騰煙火相扶欻然東逝傾國上望絶目方止雨
晴即日惟礎在焉月餘有人東州來是日見殿乘空入
海今望海者時往見之元魏洛京永寧塔天震東海其
事畧同

江州廬山文殊師利瑞像者昔晉名臣陶侃建旗南海有漁人見海濱有光白侃令尋之俄見金像陵波趣船接銘乃育王所造文殊也送往武昌寒溪寺後遷荆州迎像上船船即没水遠法師迎入廬山一無有礙今在山東林重閣

渝州西百里相思寺北石山上有佛跡十二枚皆長三尺闊一尺一寸深九寸中有魚文在佛堂北十五步見有僧住

脩州東北與寧縣靈龜寺北石上佛跡三十餘大者長五尺已下京師大興善寺大有靈瑞佛像佛骨佛齒等

撫州顯慶年中有潭州行像自移來州東二十里山中道現兩迹長三尺相去五百餘步初不知其來有人尋山見怪遍告遠近將移就寺不動刺史已下官人酷旱步至像所請還州寺三人捧之至州隨行雲布當夜大澍遂以有年今在撫州

隋時蔣州興皇寺佛殿被焚中丈六銅像正當棟下及

火發棟墜像自移南五六尺許形得安全四面瓦土灰炭去像五六尺曾不塵坋唐武德初於泰皇寺重被焚爐金色宛然玉毫無毁今在白馬寺烏雀所不侵陵

簡州三學山寺有佛跡每夜神燈在空遠見近滅至六齋夜其燈則多

坊州玉華寺東北慈烏川武德年中居人郝辯者素有信向每見鹿羣常居山側異之遂掘其處得石像一軀高丈四五乃移出在州中家内其相大同玉華寺東者

古老傳云迦葉佛時此山所藏者四十餘軀今有二現餘猶未出 凉州山現迹同

邢州沙河縣四面銅佛者長四尺許隋初有人入山見僧守護此像因請供養失僧所在其人欲負將出而不動諸處人聞助曳亦然沙河寺僧聞之試引輙行至寺後人於寺側獲金一塊上有一烏形銘曰擬鍍四面佛因度之佛形上遍是烏影隋後主聞有瑞迹遣工冶鑄放之鑄卒不成終有缺少經二百日乃止今在寺中 已前

神塔瑞像開俗引凡未深明者由茲發信既信殊相方能攝心披經討論資啓神解方知四魔常擾六賊恒陵覺而且怖趣方有日不爾沈淪還同無始弘明之道豈其然哉至于經卷不灰乃符火浣之布書空不濕便同天蓋之靈聖寺慶陳鍾聲流于遠近神僧數現受供通于道俗斯遂衆矣備于感通記中

牙像詔

梁武帝

大同四年七月詔曰天慈普覆義無不攝方便利物豈有方所上虞縣民李肩之掘地得一牙像方減二寸兩邊雙合俱成獸形其内一邊佛像一十二軀一邊一十五軀刻畫明淨乃迹妙絕將神靈所成非人功也中有

真形舍利六爲東州昔經奏上未以爲意而肩之衒慾
緤紲東冶真形舍利降在中畧光明顯發亦希有相大
悲救苦良有以乎宜承佛力弘兹寛大凡天下罪無輕
重在今月十六日昧爽已前皆赦除之即日散出奉迎
法身還臺供養

出古育王塔下佛舍利詔

大同四年八月月犯五車老人星見改造長干寺阿育
王塔出佛舍利髮爪阿育鐵輪王也王閻浮一天下一

日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其一爲乘輿幸長干寺設無礙法喜食詔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萬物不得齊其蠢生二儀不得恒其覆載故勞逸異年懽慘殊日去歲失稔斗粟貴騰民有困窮遂臻斯濫原情察咎或有可矜下車問罪聞諸往誥責歸元首寔在朕躬若皆以法繩則自新無路書不云乎與殺不辜寧失不經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今真形舍利復見於世逢希有之事起難遭之想今出阿育王寺設無礙會耆年童齒莫不

欣悦如積飢得食如久別見親幽顯歸心遠近馳仰士女霞布冠蓋雲集因時布德允叶人靈凡天下罪無輕重皆赦除之

上菩提樹頌啓 并敕　　梁簡文帝

臣綱言臣聞𡵓轅小唱有慕風雅巴人淺曲實仰陽春是以葑葵細葉猶傾朝景爝火微光不能自息伏惟陛下至德欽明玄猷廣運乃神乃聖道跨軒嬀正覺正真功符圓極常住為樂法喜為甘慈雨被於無垠睿化覃

於幽顯故八風調四氣正天下定海外安弘龍宸之威
紹鷲山之法無爲不住實慈蒼生無相乃宣引歸真域
製玆道樹顯比金容使誓願者結因頂禮者增福會途
已一古今誰二伏以器表承露東阿薦銘瑞啓黄龍中
山興頌臣雖不敏實有愚心謹上菩提樹頌一首學謝
稽古思非沈鬱不足以光揚盛德髣髴一隅顧恩多言
伏紙悲震謹啓

手敕省啓覽所上菩提樹頌據採致佳辭味清淨仰讚

法王稱嘆道樹意思口説乃至手書極得三業之善但
所言國美皆非事實不無綺語過也越敉

菩提樹頌 并序

竊以因緣假有衆生之滯根法本不然至人之妙理是
以三界六趣逸業障而自迷八解十智導歸宗而虛豁
是以能仁大師隨緣布道愍燄宅之旣焚傷欲流之永
鶩託白淨之宮照黃金之色居茲三惑示畫篋之非眞
出彼四門驚浮雲之易滅於是佛日啓法雷震設漸敎

降權迹三寳現世一道知歸大接羣蒼救玆末皮法雨法水之潤等世界於無邉智燈智炬之光同虛空於莫限物因難量化緣將息林閉白樹日映青枝悲哉六識沈淪八苦不有大聖誰拯慧橋皇帝體乾元之啟德合天地之純誠照玉鏡之神推太平之運吞虞孕夏畢漢籠周御六氣而子蒼生翁二儀而布亭毒緯樂經禮偃武修文秋荼不設廢九律之嚴科春雨爰生解三驅之密網固以咸池之靈自失汾水之德知慙少陽懋善

於元眞蕃臣燮和於槐衮八凱三座九棘四科之士內宣王事運策橫行專城推轂之將外守封疆一同文軌蔦方共貫穿胷鏤膽之酋短身長臂之師南越鏁石北極天沙東邁日枝西踰月紀莫不梯峯挂迥越繩度之山航海跨深汎浮毛之浪奉方入貢進忠請職獻同心之鳥貢比肩之獸爾乃嘉祥競發寶瑞咸委靈芝濡露月萃郊園義鳳仁虎日聞郡國如珠如璧旣照燭于中畿若雲非雲亦徘徊於宮雉於是驅黎民於仁壽濟動

植於幽隍歲樂民殷家給户足斑白不提挈童稚有謳歌從善如流應風猶草朋農務本鑄刃銷鋒紅粒盈箱青袟委貫上照天下湧泉天既成矣地既平矣天子乃均一子慈四先示正行之因標出要之路廣設道場大弘妙法涅槃寶桿接惑衆於背流慈悲光明照羣迷於未曉法輪遍于大千清凉被於小葉故天人舞鳳去照園而讚善菩薩飛象越香土而來儀五百寶蓋騰光自合十千纓絡懸空下墜龕室莊嚴國界殊特製三時之

殿聳四柱之臺雖漢后望神之宮軒帳侍仙之觀曾何足擬髣髴寶雲儀形等覺於是想成道之初建菩提之樹四海呈珍百工薦巧雕金鏤碧綴鏡懸珠製似雪山形同飛蓋四布嶵陛五面嵌崿名高滿月德踰普覆並豔千光之樹連英五色之華璧日並彩玉帶生煙微風徐動寶枝成樂儼然妙色蔭此曲枝顯若金山尊如衆月信女百味之初諸天四鉢之狀散漫祥草連翩青雀伏吐電之魔却擔山之鬼奇姿瓌質不可勝言此實生

善之妙緣進行之深福當今盛美曩代未聞方應照德不窮懸諸日月巍巍永樂萬萬斯年敢作頌曰

緜史載觀靈篇肜鏡寶冊藏凝帝圖掩映烏紀稱祥龍書表慶九州布德五紘作詠蒸哉至矣有梁啓聖功侔終古業髙受命金輪降道玉衡齊政無思不服有德斯盛一乘運出五眼清淨稟識康歌昆蟲得性舜厨靈蓮堯庭神莢豈如道樹覆潤弘泱靡密無光芬芳委疊時動百華乍開千葉現彼法身圖兹瑞牒海度六舟城安

四攝惠澤旣播淳風普叶休明智鏡清朗法泉百神嗟仰千佛稱傳榮光動照玉燭調年菩提永立波若長宣穆穆明后萬壽如天

唱導文 在藩作

夫十惡緣巨易惑心塗萬善力微難感靈性是以摩鉗赴火立志道場薩埵投身必之妙覺衆生積染流浪不歸苦海易沈慈波空蕩渴愛與生死共門無明與結網同路各趣百非纏兹四苦人思戮力盼彼三明是以如

來因機致化如大醫王隨病施藥當今皇化之基格天
網地翕仁風於萬古改世季於百王覆載蒼生慈育黎
首天涯海外奉道餐風抱嗉吹脣含仁飲德民無賢肖
愛均一子衆等宜各克已丹誠澄心慊到奉為至尊敬
禮娑婆世界釋迦文佛歡喜世界梅檀德尊水精刹土
月電如來寶明世界山海慧佛奉願聖御與天地比隆
慈明與日月齊照九有被康哉之澤八方延仁壽之恩
玉燭之美日著遐方擊壤之歌遍聞天下敬由心起五

體所以外恭情發於中六識所以單到故一善洗心萬
劫不朽百燈曠照千里通明憑法致安積善延慶今日
幸遇玆訓誘豈待不罄竭心途奉爲皇太子敬禮東方
寶海南方燈明西方無量壽北方相德奉願離明內映
合璧外和玉震雲浮金聲海鏡日朝顏色四善流風既
擅溫文之德實著監國之重蒼生飲德有識饗仁燮和
內化事炳周經讚德合章訓高悖史故以配正奉天表
七教於仁德宣風緝惠闡六服於溫慈各宜攝心奉爲

貴嬪歸命敬禮五十三佛三十五尊當來賢劫千見在百七十奉願月相與萬善同休金聲與四時並祐興七覺以炳照罔十智於常樂閨守奉仁宫儲欽德暉同疊璧煥若乾瓊蓋聞嵩高惟嶽作屏皇家宗子維城克固磐石所以戚均魯衛任等蕭曹三台正席坐而論道九棘勤王恪居連事宜各運心奉為臨川安城建安鄱陽始興豫章又南康廬陵湘東武陵諸王家國戚屬六司鼎貴歸命敬禮舍利形像菩提妙塔多寶踊現釋迦碎

身奉願心鏡凝深身清岳峙克隆帝祉永茂皇枝衆各一心歸命三寶三界異術五道分逕天人植業各歸一果鬼神牽報事炳冥途上善華果既乘正力五濁煩心彌多惱累雖復聰明正直三牲之祀未虧陰陽不測六根之滯猶染衆等宜各露誠逮爲天龍八部護塔善王乃至修羅八臂摩醯三目盡爲敬禮尊經正典清淨波若究竟涅槃法華會一之文淨名不二之説願一切善神永斷無明長遵正本卧處寶宮坐甘香積帝釋淵廣

泛般若之舟淨居深沈駕牛車之美澤及三界明照四天大悲拔苦事炳前經弘慈與樂義高名訓是以靈權降迹出沒不同菩薩位懷顯晦多術無邊劇惱翕八苦於修途有縛纏情貌六趣於危道金瑣玉牀猶念解脫雕珠飾綺不及塗中至如飄颻熱風滄浪冰水暗室千重黑城百仞鐵輪碎骨銅柱焦腸傷出刀峯橫抽劍鍔如斯衆苦尤為險脆一息不追則萬劫永別剎那暫斷則千代長離相與共託閻浮泡生幻處危脆之質有險

蜉蝣風電之駛誠難可駐況復三相併馳二鼠攢危毒箭惡蛇尤爲可畏厥憑正法拔兹累染長享百福永斷六塵對至無強惟佛可恃今爲六道四生三途八難慈悲懇倒一心遍禮十住菩薩三行聲聞禮救世觀音獻蓋寶積西方大勢東國妙音四辯淨名二土螺髻珠頂善宿彌勒文殊金剛藏解脫月衆陰蓋常舉手十大弟子五百羅漢願囹圄空虛疾惱消息城中百縣方外千城凡在幽執一同寬蕩人協覆蛇俗化匡蟻類服鴆之

不死同拔劒之無傷含生不穢轉死自温渭橋日飽翳桑無餓打塞三塗填砰地獄破魔兵衆壞生死軍闍維發十善之心斗傍啓五戒之業如魚少水若鳫窮林一聽法音即捨穢質人運五體歸命三寶

禮佛唱導發願文

王僧孺

夫至覺玄湛本絕聲言妙應虛通固略筌象雖事絕百非而有來斯應理亡四句故無感不燭皇上道照機前思超紫表凝神汾水則心謝寰中屈道軒丘則形勞宇

内斯乃法忍降迹示現閻浮之境大權住地俯應娑婆之域故欲洗拔萬有度脫羣生濯淨水於寶池蔭高枝於道樹折伏攝受之仁遇緣而感拯苦言軟語之德有感而斯唱日用不知利益莫限衆等相與增到奉逮至尊五體歸命敬禮云云 仰願皇帝陛下至道與四時並運玄風與八埏共廣反淳源於三古捨澆波於九代至治已覩於今日大道復屬於此時虎豹蹈而不驚虺虵踐而莫噬埋金抵玉毀契焚文嘉禾生醴泉出金車玉

馬自相暉惟玄鶴丹鳳飛鳴來往光景之所照燭舟車之所驅況莫不屈膝係頸迴首華音入侍藁街迎拜渭水與天地而長久等金石而逾固中岳可轉長河有清而我聖皇愈溫愈晬不言而化行無為而教肅夫道備監撫望表元良察遠知微貫宗句極不勞斧藻無待審諭況復靜悟空有同觀真俗能行能說既信既持衆等齊誠奉逮儲君殿下歸命敬禮云云仰願皇太子殿下厚德體於蒼旻廣載侔於磻礴前星照曜東離

煥炳淑聞自遠和氣熏天異才爭入端人並至玉體怡

情金聲妙越

夫茂實英聲道周德廣秉珪襲袞之貴坐槐憩棠之尊

猶應共惜東暇俱吝西峰悟蕉蘆之非實知鏡月之虛

術信秉電之不留驗畫水之隨合唯宜照之智炬灌以

寶瀾增此睿根成斯妙植又各增到奉速太尉等諸王

殿下歸命敬禮云云仰願諸王既明且哲聲跨於河楚

令聞令望道均於旦奭德貫右戚義諧周親作銘則與

二曜相終臨岳則與四維等固若彭涓之遐永譬松筠之貞悦

夫天枝峻容帝業英芬莫不玉震蘭揺金鏘桂舞靚寸文而驗錦覿一毛而測鳳並能才高銅爵詞富雲臺彬彬疊疊超超灼灼以斯勝善奉逮諸王殿下歸命敬禮云云

云云仰願諸王殿下穆穆與清風並翦英英將白雲共朗永鍾清祉長享元吉出收則聲高民上入朝則譽光物右德重山王智超海藏鏗鏘麗於珠樹皎鏡光於玉

田
夫道流雲幄德感椒闈必以前藉勝因宿稟嘉猷況重
霑法雨更披慧日雖與姜后解珥請罪於周王不待樊
姬捨肉有激於荊后而遵恭儉去嗜欲棄彫璣撤靡麗
了心不滯正見無疑衆等齊誠奉為六宮眷屬歸命敬
禮云云 願六宮眷屬業華姬日聲麗嬌辰震彩鏘圖傳
芳詩史位齊寶印行等月光具六神通得四無礙
夫稟閑明之德懷深妙之心豈非修習有本故能依止

無倦羲與等諸公主志斯華重廿此翹到並宿世之所記別故現前所以信了影響至真寤寐玄極人各增到仰爲諸公主歸命敬禮云云願諸公主日增智性彌長慧根四攝四依已尊已蹈七善七定靡退靡虧盛此王姬光兹帝女長享湯沐與河山而同固永服緹綺貫寒暑而無窮

夫三相雷奔八苦電激或方火宅乍擬駃河故以尺波寸景大力所不能駐月御日車雄才莫之能遏其間飲

若餮毒抱痛銜悲身口爲十使所由意思乃八疵之主衆等相與彼我齊到懺悔業經無始已來至于今日所爲十惡自作教他見善不讃聞惡隨喜焚林涸澤走犬揚鷹窮鄭衛之響極甘旨之味戲笑爲惡倏忽成非侮慢形像陵踐塔寺不敬方等毀離和合自定權衡棄他斗斛愧心負理昧主欺親雖七尺非他方寸在我而能性其情在人未易恣此心口衆罪所集各運丹懇五體自投歸命敬禮 云云 願現前衆等身口清淨行願具足

消三障業朗三達智五眼六通得意自在

懺悔禮佛文　王僧孺

夫有非自有有取所以有無非自無無著所以無故有取之惑與倏成萬累無著之念起一超九劫是知道之所貴空有兼忘行之所重真假雙照稟氣含靈莫闢斯本宵形賦影靡測由來故發兹識窟猶綿蒙其莫辨導此愚相尚窈冥而未悟茫茫有同暗海幽幽實在危城業風縈薄三有長驚惑水邅迴二死相屬以苦捨苦從

晴入晴尋本不離色心即事莫非生滅是用抱此纏盖
輪迴生死恣其六變興其八邪或徂詐而克昌乍仁義
而溘死或才均智等此賤彼豪或共日並時人升我墜
唯言報施淑寥不知因對皎徹曩緣今果過現殖成有
如符契不謬毫髮而欲以促生遲其長術浮命迴其冥
數當知利那交謝瞬息不留東榑纔吐西崦已仄譬閱
川之駛流若栖葉之輕露僞城易弛毒樹自攻若非假
實兩明真俗俱辨豈能寫誠迴向剋意修習不退不沒

愈堅愈固南平大王殿下含辰象之正氣畜海嶽之浮靈宿侍八恒早遊七覺藉妙因於永劫招勝果於玆地若真金之愈鑒美玉之載琢是用未積已散不藏而捨故今式招靈指仰屈神儀逮此齋肅譬玆闕楗盛水緇素濟濟洋洋名香遍室寶華覆地高梵究轉寧止震木遏雲清梵遙奕非直騰魚御馬仰願四部至誠五體歸命東方云云願大王殿下五畏內遣十力外扶百福莊嚴萬祉周集愕夢無忓其慮甘寢有恬其神更闢寶衢

愈與慧業

夫玄極凝淡非學者所窺妙本難思豈行人能測是以
十地云覩有羅縠之疑三乘稱見懷狂羊之惑自非鑒
窮機覺照極冥虛窮理盡性體元含一安能濟世仁壽
拯物阽危道包碧海聲高赤縣昔充曜唯在即世舜禹
不兼來果四巡疲於禹迹六事倦於湯身並域中之勤
勞方內之成益豈有度元元於苦海拔冗冗於畏塗運
神力震法吼究香城之妙理窮金河之奥說慧髙龍樹

智出馬鳴必欲洗濯臣民獎導緇白天覆地養水産陸生咸降慈悲悉蒙平等奉為皇帝陛下儲后太子歸命敬禮云云 仰願皇帝陛下景祚與七政相齊皇基與二曜均永地平天成樂和禮洽玉燭道正氤氲無爽條風祥雨膏潤相屬卻馬偃伯鑄戟銷戈南洎北臨西被東漸灑甘雨布慧雲唯繩可結在冠已盡唐哉皇哉為導為首又願皇太子殿下睿業清暉與貞明而並燭粹範溫儀從嵩霍而俱峻聲出姬誦道越漢莊永沐智水長

照慧日上妙居身至仁在已自雙樹八枝潛光匿曜寶城不闢慧焰方掩而聖后驚法輪於長路棹寶舟於邃壑道洽人祇福隆祧禪肅事園寢虔奉宗祏藉斯妙果奉逮七廟聖靈歸命敬禮云云 仰願重明累聖儼然如在騰神淨國總駕天宮託化金渠遨遊寶殿

夫誠心內惻則至覺如在形力外殫則法身咫步衆等相與增到爲諸王凡弟妃主戚屬歸命敬禮云云 願諸王殿下裂壤盛於諸姬磐石過於隆漢德高魯衛義重

間平論道則百辟依風作翰則羣黎仰化弘闡至教紹隆季像第內少長並膺此多福若百華之春麗譬萬寶之秋成信解堅深翹向無怠

夫小乘志劣事唯一巳大士意均乃包六趣今日檀主信等明珠無勞傍鏡質同擬玉不待外光常欲物我均心怨親等觀衆等各歸誠為二十八天四王釋梵人間貧病地獄辛楚敬禮尊儀靈像菩提寶塔云云大乘奥藏妙法深經大身無邊身大力無量力四向四果八賢

八聖顧六氣氤氳四序熈穆至治光萬宇玄化洞九幽
襲介披鱗濕生卵化八苦六窮三塗五道俱蒙恵利並
識遵依刀林輟刃劒樹摧險迷域開道直指四衢闇室
生明大啓三曜俱向道場同登種覺

初夜文　　　　　　　　　王僧孺

夫遠自無始至於有身生死輪釄塵轢莫之比明暗遞
來薪火不能譬逝水非駛千月難保蓼蟲習苦桂蠹喜
甘大睡劇於據梧長昏甚於枕麯義非他名事實已招

曾不知稟此形骸所由而至將斯心識竟欲何歸惟以勢位相高爭驕華於一旦車徒自盛競馳騖於當年莫不恃其雄心壯齒紅顏緇髮口恣肥醲身安輕靡縈絃從柱極滔湎而不厭玉牀象席窮靡曼而無已謂悲泉若木出沒曾不關人蹲烏顧兔升落常自在彼殊不知命均脆草身爲苦器何異犬羊之趣屠肆麋鹿之入膳廚秋蛾拂燄而不疑春蠶縈絲而靡悟未辨先對不識因背及其一觸畏途孟門非險轘裂肢解方斯不臻其

痛斷趾鑿肩比玆未極其苦輪迴起伏杳杳悠悠是以天中之天降悲提引壍夏河之長瀉撲秋原之猛燎或同商主卞等醫王形遊三千救傳百億或愍其神力或寂諸梵境言則三塗離苦笑則四生受樂乃應病投機解紛說理制之日夜稱爲八關以八正鑰爲法關楗斯實出世之妙津在家之雄行衆等相與運誠奉逮南平王殿下歸命敬禮云云仰願大王殿下睿業清暉與南嶽而相固貞心峻節等東溟而共廣萬彙煙消百災霧

滅巧幻所不惑彊魔莫能嬈逐慘舒而適體隨暄涼而得性
自稟儀天之氣永固膳衛之道得六神通力具四無礙智
夫日在昆吾則慮繁事擾景落濛汜則神靜志怡璧
月珠星含華相照輕雲薄霧朗然自戢鳴鐘浮響
光燈吐輝法幢卷舒拂高軒而徐薄名香郁馥出重檐
而輕轉金表含映珠柱洞色況復天尊端凝威光四照
煥發青蓮容與珂雪覺祇衛之咫尺若林園之斯在大
招離垢之賓廣集應真之侶清梵含吐一唱三歎密義

抑揚連環不輟南平王體得機之敏資入神之微抱德
含和經仁緯義善無細而不窮craft果有輕而必捨受同虛
籥照如懸鏡忘尊衛之尊高略樹藝之華重建希有之
勝席臨難遇之法場相與五體歸命敬禮云云仰願大
王殿下入不二門登一相道德階不動智超遠行洋溢
德聲與八風而共遠優游玉體等六律而相調餐雪山
之良藥挹露城之甘味衮服瓛珪與四時而永久朱輪
緹幟貫千祀而常然

廣弘明集卷十五